

俯身拾美， 定格渔乡光影二十年

伊建新

在浙东象山半岛，海风吹拂着石浦港的千帆，潮水涨落于广袤滩涂，也见证着一位摄影家二十载追光逐影的执着身影——边少卿，一个与“渔文化”和“画意摄影”紧紧相连的名字。

2026年5月，边少卿的第三部摄影画册《拾美》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。从《诗画渔乡》书写乡愁，到《光影画意》提炼诗意，再到《拾美》定格人间大美，这三部摄影画册不仅为象山本土文艺创作留下厚重篇章，也为中华渔文化的视觉表达贡献了独特的美学样本。

三部曲的“拾美”哲思

从2021年到2026年，边少卿用五年完成画意摄影“三部曲”。这三本画册，也记录下他对渔文化影像一步步深入理解的过程。

在《诗画渔乡》中，边少卿将镜头对准渔民劳作与生活，注重画面经营、光影营造，也讲究意境表达。《光影画意》是成熟之作，题材更丰富，尤为注重在写实与写意间找到平衡点。《拾美》则是集萃之作，以“山水之美”“意境之美”“劳动之美”“渔乡之美”“旅行之美”五个篇章，呈现近二十年的艺术探索。

《拾美》中的“劳动之美”与“渔乡之美”两章，最能让人感受到渔乡的光影和节奏。象山造船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：被漆成中国红的巨大船身如横亘山峦，明黄色300吨吊钩与之形成强烈对比；镂空船骨在蓝天映衬下形成富有韵律的几何图案，高举铁锤的工人剪影宛如雕塑。他将船体钢铁线条与工人人体线条巧妙融合，让劳动的力量感与形式美，达到很好的统一。

边少卿是这样阐释“拾美”二字的：“拾”不仅是拾取，更是俯身的姿态，亦是谦卑的凝视。

渔家的美散落在日常细节里，唯有俯身，才能真正看见。

在石浦古镇鱼灯作坊，他捕捉传承的动人瞬间。满室斑斓鱼灯将木屋变成海底世界，老艺人专注勾勒鱼灯轮廓，阳光透过花窗洒在银发上。他静静等待，直到那束光恰好落在老艺人指尖才按下快门，让传统技艺的温度在光影中定格。在《开渔网事》中，那张铺展的渔网经光影点化，化为充满节奏感的抽象画卷。

“摄影，是凝视。在图像泛滥的时代，我们用心凝视得太少。摄影让我真正看见光的流动、大海的呼吸、人间的温暖。”“摄影，也是等待。等一束恰好的光，等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。所有漫长的等待，都在快门轻响的那一刻变得万般值得。”“摄影，更是一场修行。教人谦卑，教人感恩大海的滋养，感恩这片生生不息的渔乡大地。”

正如边少卿常说的，美在意境，源于心境。他的摄影，正是这句话最真实的写照，为这片渔乡大地谱写了关于人与海、守望与传承的光影诗篇。

光影远航的文化传统

从石浦港千帆竞发到鹤浦滩涂晨光暮色，从坝上草原到泰晤士河畔，边少卿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与异国他乡。然而每次远行归来，心底所念依旧是那个帆樯林立的渔港，那些风吹日晒的渔家面庞。

他记录着渔乡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无人机升至高空，数百张

圆桌在晒谷场上整齐排列，人们围坐一堂、举杯共饮。从独特视角俯瞰，这场百家宴宛如一幅精心编织的锦绣，每一张圆桌都是温暖的节点，串联起渔家人的亲情与乡情。

“只想回去，拍大海最本真、最质朴的模样。”

邓大端在序言结尾写道：

进入写意表达的美学境界。

他讲究“意在画外”，追求“不似之似”。拍摄《开渔祭海》时，他通过光影调度与构图取舍，将古老的渔家仪式升华为具有仪式感的精神图景——渔民对大海的敬畏与祈愿，在定格的瞬间得到诗意凝练。当夜幕降临石浦港，他用长镜头捕捉烟花与渔火交融的时刻，漫天烟花绽放，百艘渔船披红挂彩，瞬间的绚烂与渔港的永恒形成对话，凝固成一幅东方画卷。

在《海涂光影》中，潮退后的滩涂化作巨镜，倒映天光云影。渔民推着板车行走其上，在水面划出道道弧线。他捕捉的不仅是劳作，更是天地间的和谐之美——既有劳动的力度，又有诗歌的柔美；既是人间烟火，又是天地画卷。

边少卿善于利用雾天、晨昏、雨雪等天气条件，将繁杂现实进行“减法”处理——海涂化作宣纸，舟楫化作墨痕，一点渔火或一面红旗成为最灵动的点睛。这种将现代摄影与传统国画审美结合的手法，让渔乡作品拥有了超越地域的美感。

为何他的作品总能在写实与写意间寻得平衡？答案藏在独特的审美基因中——东方水墨的神

韵意境，与西方油画的光影色彩，在他心中悄然交融。

以《红色乐章》为例：作品以船厂为舞台，大面积中国红铺陈底色，正在建造的巨轮船体如横亘的红色山峦。七道垂直立柱均匀分割画面，宛如五线谱；四名工人在脚手架上专注作业，恰似跳动的音符。强烈的侧逆光勾勒出工人轮廓，将身影投射在鲜红船体上，形成虚实相生的双重图景。高饱和度的中国红与纯净蓝天形成强烈对比，明黄色安全帽成为灵动的视觉焦点。在宏大工业尺度面前，工人身影虽渺小却充满力量，边少卿以平视尊重的视角，捕捉到劳动者身上沉静庄严的尊严。

《蛏子好收成》以油画般的厚重质感，呈现渔民收获场景；《海上秋收图》则将渔船与波光融为一体，兼具写实主义构图与印象派光影变幻。

边少卿概括自己的方法：“以西方光影技法，书写东方写意风骨；用写实镜头，捕捉诗意瞬间。”邓大端认为，边少卿在写实与写意间寻得巧妙平衡，这种植根传统、融汇中西的创作，既丰富了中国摄影的艺术表达，也为世界摄影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。



《钢骨匠心》



《红色乐章》

从渔乡初心到画意风骨的凝练

如果颜色会“说话”

——走进李子玉的水墨世界

张蕊蕊

近日，“水墨无声，爱漆心尘——李子玉水墨艺术展”在宁波开展，数十幅水墨作品陈列于展厅之中，将其三十余年来与抑郁症共处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。这也是继2025年8月镇海区文化馆“无译之色”展览后，这位香港艺术家的作品第二次与宁波观众见面。

与传统水墨画不同，李子玉的作品没有具象的山川，没有叙事的人物，甚至没有预设的主题，有的只是纯粹的色彩与墨韵。但在策展人杨晓雯看来，正是这种“无”，赋予了作品无限的“有”。



《水月镜花》

艺术与文学的“双向翻译”

文学写作与绘画，或许是李子玉与这个世界沟通的两种“语言”。从文字到水墨，是跨界，也是延续。

她文学专业出身，丈夫李欧梵是享誉海外的文化学者——哈佛大学荣休教授、《上海摩登》一书的作者。作为香港知名作家，李子玉著有《云想衣裳》《细味人生》《忧郁病，就是这样》等多部作品，也曾与李欧梵合著《过平常日子》等随笔集。

2005年，在丈夫鼓励下，年近花甲的她忽然萌生画意，买来水彩颜料，从描摹天空中变幻万千的浮云开始落笔。2017年后，她正式转向水墨创作，笔下意象愈发空灵。

她的创作融合了西方现代艺术语言与传统水墨，以荷花、远山、晨曦等意象，将内心的世界转化为可见的色彩层次。长期的文学浸润，加上特有的敏感，让她的画作天然具备了可被文学解读的深度与情绪张力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在面对这些没有具体轮廓的画面时，策展人杨晓雯没有选择生硬的“解读”，而是自然而然地用一句句凝练的诗词或文化化表达，让色彩与文字完成一场温柔的“双向翻译”。

2024年，“心灵的风暴”李子玉水墨作品展于香港亮相，所有画作皆以《诗经》意象命名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苍苍，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”的温柔，都在水墨的晕染里

找到了对应的形态。让杨晓雯印象深刻的是：将中国古典文学经典“移植”到画作之上，不仅没有抬高观众的理解门槛，反而成了作品与观众之间最柔软的人口。

此后，这种以文学命名的方式延续下来。从化用李商隐名句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”的作品《锦瑟无端》，再到典出“卢生枕上历尽荣华，醒来黄粱未熟”的《黄粱一梦》……每一幅都像是一首被颜料重写的“旧诗”。

以作品《水月镜花》为例。画中，李子玉放弃了清晰的边界和具象的物理轮廓，大量运用了水性颜料的自然交融与晕染。画面的左上方有一团如同旋转迷宫或圆月悬挂的粉色、红色结构；右侧的灰色、淡紫色则如烟雾般游走沉淀。冷暖色对比巧妙，营造出一种“形散而神聚”的诗意画面。

而在文学的语境里，“水月镜花”更常用来比喻虚幻、空灵、可望而不可即的唯美境界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更是借“水中月”“镜中花”来形容宝玉与黛玉之间那份超越世俗却又注定毁灭的深情。

于是，当色彩里浮起文字的回声，文字中也映出水墨的影子。“大道无声，大音希声”，杨晓雯认为这正是李子玉作品的哲学智慧，两种语言在无声中彼此辨认、互相照亮。



《锦瑟无端》



《黄粱一梦》

来自心灵的风暴，如何疗愈公众

“我不知道（绘画的）动力从哪里来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我能治愈我自己，别人看到，也许也可以治愈别人。”在“水墨无声，爱漆心尘——李子玉水墨艺术展”揭幕仪式上，李子玉曾动情地说。

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至李子玉整个人生经历，便会发现画画这件事，并非始于偶然的爱好兴起，而是她在与情绪漫长相处中，慢慢为自己打开的一扇透气窗。

李子玉祖籍广东，五岁时随母亲移居香港，颠沛流离的幼年生活让她从小敏感脆弱。从1993年开始，抑郁症便成为纠缠她十几年的梦魇。在提起画笔的20多年来，绘画逐渐成为她与情绪和解的方式，那些翻涌不安的心境、平静柔软的瞬间，都顺着笔尖晕染开的色彩落在纸上。

正如杨晓雯在策展理念中所写，许多抑郁者的痛苦源于“不被理解”，心灵的创伤往往找不到抒发出口，而艺术恰如一座让心灵慢慢愈合的花园，是一种无需证明也无法被否定的情感寄托。

“我不懂画，但我懂她为什么画画。”当天，作家麦家也在揭幕活动现场坦言，自己12岁时因家庭变故陷入孤独，被人称作“被童年困住的人”，正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写日记，把所有愤懑、不甘与无处诉说的情绪都倾注在文字里，“写日记成了

我的救命稻草，就像子玉老师的画笔一样。我们得了同一种‘病’，她用颜色治愈自己，我用文字拯救自己，我们是同路人。”

作为李欧梵的学生，作家毛尖与李子玉的交往更是深入，在她看来，这些不带具体叙事的水墨早已超越了“疗愈”的范畴，是女性从沉默到发声、从自我封闭到向世界展示心灵风景的突围。“她证明了，女性的笔触不仅能记录琐碎，更能承载生命的重量。”

“美的内核是‘真’，”策展人杨晓雯也曾任香港大学哲学系担任人工智能硕士课程助教，她认为，“唯有源于真实情感的表达，才有直击人心的力量。”

而这个判断，在今天尤其显得逆流而上。AI的飞速发展，加速了整个社会思维的功能化倾向——效率、输出、可量化的价值，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。AI本身，正是这套逻辑的极致体现：它学习人类的一切，却唯独无法学会“无用地感受”。艺术走的，恰恰是完全相反的路。它不问“有何用”，它只问“是否真实”。

也正因此，李子玉的水墨世界或许能为众多依凭本心、本能开展创作的普通人带去启发，让人们在功利化的生活节奏里，看见另一种创作的可能。

(Serendipity cultural limited/策展人杨晓雯供图)